

大同长城保护与利用的现存问题

□ 刘 媛

近年来,大同长城文物保护与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体现在以下7个方面:

1. 完成田野测绘调查,大同长城文物底数大致明了。自2007年4月至2008年12月,大同文物部门完成了境内明长城资源的全部调查任务,大同的明代长城资源的底数基本清楚,计新荣区199处,南郊区37处,天镇县172处,广灵42处,灵丘15处,阳高155处,大同县31处,左云142处,浑源县57处,全市总共850处。

从2009年初到2010年底,文物部门又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大同“早期长城”(明代之前的长城)的长城资源调查,其数据按计划于2011年内发布。随着两次调查的数据发布,大同长城文物底数将大致明了。

2. 明确各级文物机构的长城保护职责,基本实现“有人保护”。按规定,长城保护工作由各级政府文物部门负责,大同市政府及所属四区、七县人民政府,均设有文物部门,因此,从理论上说,大同的长城保护工作基本实现了“有人保护”,新荣、天镇、阳高、广灵、灵丘、浑源6个区县还各聘请了4位兼职的长城保护员。

3. 重点段落长城范围明确,具备全面保护的前提条件。散布于大同各县区的850多个城、堡、墩、台、马面等,都已正式列入长城遗址名录,纳入了长城文物保护的范围;其中的新平堡、得胜堡等大同长城重点段落,已准确划定了具体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带,初步具备了实施全面保护的前提条件。

4. 建立文物档案,奠定保护与利用长城的坚实基础。全面反映大同明长城的分布、形式、结构、走向、长度、保存现状等的文物数据,成为大同长城文物档案的主体;与之匹配的文字、影像、绘图、拓片、摹本及其相应的电子信息,在丰富文物档案、支持文物保护的同时,将极大方便长城

文物的合理利用;与大同长城密切相关的二十多种史料文献中,《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等也已完成点校整理,既不断扩展着大同长城文物的“家底”,也越来越有力地启迪着大同文物的合理利用。

5. 有重点的设置标志,展开长城文物保护的具体工作。目前,一些位于人口稠密的城镇或者重要交通要道的长城文物,已正式设置了保护标志,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带,如作为明大同长城重要文物的大同镇城城墙,再如208国道穿越长城的交叉路口。

6. 多方式宣传多层次教育,长城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几年来,文物管理部门以组织大同长城学会、开辟报刊专栏、拍摄广播电视专题片、举办专题讲座、直接深入长城沿线乡村进行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取得了一定效果,公众对大同长城、长城文物保护的知悉程度得到一定的提升。

7. 日益重视、系统组织,长城保护研究正有序展开。主要进行了如下三方面的工作:

——申报了省级重点科研课题《大同长城保护和利用战略研究》,系统研究大同长城的科学界定、长城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大同长城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等重要问题,并遵循相关法律、借鉴国内外经验,提出在有效保护基础上合理利用长城以促进本地发展,进而催生大同长城产业的战略性决策建议;

——配合大同镇城复建,系统研究了大同镇城的相关文史问题,为大同确立“大古都”地位尽绵薄之力,同时总结经验、教训,为整个大同长城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借鉴;

——成功申报省级社科重点课题《新平堡研究》,系统研究如何把大同长城的典范新平堡建设成名副其实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以期形成较

完备的理论体系,进而以新平堡示范长城沿线村镇、带动周边产业与区域发展,推进长城产业的尽快形成。

尽管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相应成绩,但从长城事业自身健康发展和长城事业所面临的广泛社会需求、公众较高要求来看,大同长城事业仍然存在着文物保护“四有”欠缺、家底不明、人为损害、盲目利用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

一、已确认的长城文物, “四有”要求远远没有达到

国家《文物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文物保护应当“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这就是文物保护最基础的“四有”工作,也是文物保护最基本的要求,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大同长城的文物保护,即使对于当前已确知的长城文物,也尚未达到文保工作者所周知的“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

(一) 部分长城文物已获确认但尚无“标志说明”,相应保护尚未起步。

已普查登记的大同长城文物,大部分尚无规范的标志说明。例如,笔者实地踏勘过的明大同镇 72 城堡,归今大同市行政辖区保护管理的有 40 座,除镇城大同,其他 39 座均未见保护文物的标志说明(当然,分属朔州等的其他 32 座城堡,也只有朔州的西安堡立有石碑,有不太规范的标志说明);不规范的标识说明也有一些,主要是结合道路路口名牌、村镇地名牌进行的简单标识,如镇边堡曾在路口设置指示牌,虽然载有一些文物信息,但并非规范的文物保护标志,未必能起到文物保护的警示作用。

(二) “保护范围”既已在文件中明确,就应尽快公开标识,以便实施保护。

关于长城文物的保护范围,已经在文件中明确,但是大多没有落实到文物实体所在处。例如,保平堡属于正式登记在册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严格地讲,却至今没有文物保护单位的规范标志;尽管堡门前立有彩喷的介绍牌,但也只是简

单援引文献介绍其历史渊源和军事价值,却没有标注此文物的保护级别、保护范围等更重要的信息。这样的情况,在大同长城沿线极为普遍,这样简单介绍情况的牌匾,根本起不了任何文物保护的警示作用。

(三) 长城文物已有档案不够充足,难于全面支撑长城文物保护和利用。

已有大同长城文物的档案零散而单薄,远远不能适应保护和利用的需要。今后主要依赖长城资源普查所采集到的数据,包括长城关堡调查、长城单体建筑调查、长城相关遗存等体现文物保护单位本身的记录。但是,光有文物资源普查的测绘数据体现出来的长城的物理属性,还远远不能够服务于大同长城文物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还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其人文属性方面的各种文献、研究成果,才能全面体现大同长城的历史地位、艺术价值、经济发展潜力,也才可以建设起全面、系统而完备的大同长城文物档案库。

(四) 直接以各级文物部门充当管理机构,不利于长城文物的切实保护。

大同市境内已确认 22 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 302 处县级文物,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个别文物保护单位有专门的保护机构,如云冈石窟有研究院、恒山有管理局,其他绝大多数文物保护单位只能靠文物部门自己充当管理机构。大同市文物局只有 17 人,加上 7 县 4 区,全部文物部门人员总共不到 50 人。如此庞大文物群的保护就已经力不从心,因而很难顾及到近千处的长城遗址,面对大同长城保护的艰巨任务,大同文物部门确实是“独木难撑”。近几年来虽然实行了长城保护员制度,但是相对于如繁星般遍布大同城乡的长城文物,各县区聘请的保护员仍然较少,保护力量仍然薄弱,名义上虽然“有人”,但一旦长城文物受到危害,往往就会处于鞭长莫及的被动状态。

(五) 实现“四有”的长城文物,也未必能落实措施、实现有效保护。

即使大同长城一些重点段落实现了“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人或专职机构”,但是,这也只是为长城文物保护工作准备了前提性基础条件,距“有效保护”仍然有很大距

离。土夯长墙有的坍塌严重,急需采取技术措施;有的遭受植物根系涨损,急需清理杂草;有人在长城墙上打洞,急需腾出复原;有的砖券门洞摇摇欲坠,急需加固;……这些抢救性措施,是实施有效保护长城文物的最基本措施,但在目前也远远没有逐一落实。

二、长城保护与利用的 整个“家底”,远远没有查清

(一)即使是遗存较为完整的明代长城,文物“家底”也未必全面查清

即使在全面普查之后所公布的明长城数据中,也存在不少遗漏、错讹之处。例如,“山西境内明长城墙体 783.34 公里,大概占到总长的 1/8。关堡 322 座、敌台 959 座、马面 570 座、烽火台 1886 座、采石场 12 处、马市 3 座、挡马墙 2 处、碑碣 15 通、戍卒墓地 1 处、水关(门)1 座、壕沟 20 条、居住址 4 处、居住址群 3 组、其他 10 座”^[1],以马市为例,根据笔者实地踏勘,大同行政区域内,遗址迄今清晰的马市就有新平堡西马市、守口堡马市、得胜堡马市、助马口马市、宁鲁口马市等,数量已不止 3 座,再加朔州市的杀虎口、云石口等马市遗迹,可以肯定地说,整个山西长城,远不止“马市 3 座”。

(二)其他朝代长城遗存状况模糊不清,文物“家底”大多语焉不详。

大同地区还分布着明以前 7 个时期 8 个政权的早期长城,分别是战国时期的赵长城和中山长城、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隋长城、金长城。明以后的清代也曾经多次修缮天镇的长城。尤其是汉长城和北魏长城,正好修筑在大同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两汉时期都在大同修筑长城,而且在今天镇、阳高县、广灵一带遗迹众多,长城乡一带的汉长城景观尤其壮美;在新平耳到大营盘之间,有北魏长城遗迹,土夯层厚度 6~8 厘米,黑紫色,东西走向,完整地尚存千米以上。严格地讲,这些年代更久远的长城应当比明代长城还珍贵,却迄今没有准确完整的遗存状况数据,自然也就无法有效保护。

(三)密切关涉长城文物保护的景观、风貌,缺乏全面、系统调查研究。

文物融汇在特定的景观中,特定的景观存在于特殊的风貌中,特定的风貌形成于特色的文化中。保护长城文物,当然要划定保护范围和设置建设控制带,但必须更应当全面系统地研究长城文物所处的特定景观、特殊风貌。长城文物最特殊也最具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完全与大自然的山川河流紧密结合,因此,完全可以说,长城文物所处的景观风貌,是长城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具体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如果缺乏对长城的特定景观、特殊风貌的关注,而只是简单强调对长城文物本体的保护,就很容易事半功倍甚至事与愿违。

例如,某出省高速公路采取了在长城墙下挖隧道的方式进行了穿越,将只有一两米高的残破的墙体用现代化技术托在原地,这是本地区为长城保护而投资的最大工程,但实际效果相当有限甚至让人哭笑不得:一方面,这条高速公路为以如此方式穿越两条长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另一方面,长远、宽阔的高速公路横穿现代化托桥,而宽大的托桥上面匍匐的长城墙体,实在无法让人叹服其昔日的雄伟,反倒让人怜惜其今日的低矮、残破。

(四)直接影响长城保护与利用的长城文化资源,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文物部门组织的长城资源普查,整理出了各种长城遗址的现存数据;文化部门组织的对于各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也整理出了长城文化遗产的部分内容。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一方面,两个部门各自的研究成果未必相互契合、匹配,因而难于直接运用到长城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中去;另一方面,大同长城的诸多历史典籍和各种研究成果尚未系统整理消化,这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宝库得不到有效利用,势必全面影响大同长城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第三,一些文物遗存、史料记载、民间传说都广泛涉及的文化遗产,既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更缺乏适合当代推介的艺术创造,因而难于尽快开发利用、产生效益。例如,得胜堡“隆庆和议”的关键人物俺答汗直接催生了今日的呼和浩特市;忠顺夫人三娘子的故事更是极具传奇色彩,新平堡有极具传奇色彩的明代武官马芳的故居,其故

事也广泛流传至今,这些宝贵文化资源,都极具开发价值,但却缺乏全面研究、有效推介。

(五)当地的特定经济、社会状况,尚未纳入长城保护与利用的工作视线

大同长城保护与利用的成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长城所在地的特定经济、社会状况,也取决于沿线乡民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大同长城沿线城乡尤其是边墙下的众多古老乡村,对长城保护与利用影响重大,很有必要对其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前景进行深入研究。当前,围绕长城文物本身的保护工作尚且薄弱甚至欠缺,对长城所在区域的社会环境并没有获得应有关关注,相关村民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村镇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思路,更是远远没有进入全面调查、深入研究的工作范围。

三、各种原因的人为损毁,还经常甚至普遍地冲击着长城的保护与利用

(一)私自拆砖取土等妨碍长城保护的行为,普遍长期存在甚至形成“习惯”

长城文物遭遇的私自拆砖取土等,是一个普遍现象。笔者在实地踏勘中,多次见到乡民把长城土夯墙用来垫猪圈鸡窝。在各城堡形成的乡村,随处可见把长城砖扒下来拿走,用来砌房子、院墙、牛圈,还用来垒厕所,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厕所”。近几年随着不断宣传,这种现象已经逐渐减少,但这类“习惯”远未消除,还可能继续威胁长城。

(二)农耕、放牧等生产活动损坏长城的行为有所减少,但远远未能根绝

一些对长城文物的破坏行为已铸成大错,再也无法恢复。例如新荣区与丰镇电厂交界的长城上,有长达近百米的一段被耕松了土种了土豆,还有两处被挖断,腾开了地方堆煤;在长城上农耕放牧等,也是可能损坏长城的行为,随着农民生活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这些行为在逐渐减少,但是远未能根绝。李二口一带的长城蜿蜒在高峻的山上,景色壮观雄宏,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也已经列入了天镇县政府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的内容范围,但是那里经常有大量的羊群不断地

在长城豁口内外来回穿越,牧羊人也跟着在长城内外不断挥鞭放歌,虽然看上去充满了原始纯朴的塞北风情,但是毕竟可能对长城文物本体造成损毁。

(三)交通、通讯、能源等建设工程,广泛、经常地冲击着对长城的有效保护。

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风力发电厂建设、通信塔的建设,是近些年对长城文物保护构成的强大的冲击波。长城关口所在经常是要道关口,修路理所应当;发电、通信设备更是现代化生活所必须的基础建设,也必不可少。这些现代化生活所必须的行为与古老长城文物的保护必然有矛盾,但并非不可协调,可惜的是,在大同长城沿线,从这些建设工程开始前期筹划起,到实施建设,没有一项预先为施工范围里的长城文物留下足够的有效保护空间。如何将古老的长城文物与现代化建设协调发展,是大同长城文物保护面临的长期问题。

(四)缺乏严格论证与科学设计的“修复”,往往事与愿违而直接损毁长城。

文物修复是必须遵循严格规则的慎重行为,长城文物保护方面的“好心办坏事”例子层出不穷。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隆庆和议”诞生地得胜堡堡门砖雕精美,瓮城周沿大体完好,堡门的各种镜头照片早已在国内外到处传播。2008年区里提出了以长城资源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开发,对得胜堡堡门进行了修缮,但是该堡门修而没复,外观刺目,被网上评议广为诟病,偏激者甚至以为那个地方已经被彻底毁掉了。山东曾有《沿线十八区县修复形态各异利用齐长城亟待统一规划》的报道,指出“18个县区缺少修复长城的统一规划和标准,随意性很大,无序状态严重。对齐长城的考古价值和文化意义缺少真正的理解,忽视文物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随意占压齐长城原址,毁坏齐长城原貌,致使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流逝和消失”,“修复过程中没有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随心所欲修复的长城、关隘、烽火台,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长城修复方案一般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施工中更缺乏有效监管”,“不顾历史真实,制造一些与齐长城毫无关系的景点,以假乱真。”这些前车之鉴,足

以警示今后大同长城的文物保护与利用。

四、缺乏有效保护的盲目利用， 日益成为对长城保护与利用的更大危害

(一)未规范的踏青、冶游等“攀爬野长城”行为，不断损毁长城却不产生经济效益

以游玩为目的而自行攀爬长城，可以说是损毁长城的“顽疾”，有长城的地方，几乎就有这样的行为。“2009年6月13日下午两点多，5名游客在怀柔区雁栖镇西栅子村附近爬箭扣长城时被雷电击中，其中一对夫妻坠下断崖身亡，另3人受轻伤。据了解，女性死者为北大在读博士生，另4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工作人员。”^[2] 这样血的教训，依然没有禁止人们擅自攀爬长城的“热情”。固然，大同尚未出现这样的极端恶性事件，但是大同长城沿线以游玩为目的的攀爬，因为从来不曾全面禁止过，故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类行为在对长城文物不断产生损害的同时，也普遍存在着难于确保人身安全的危险性。严格地说，自行爬长城这种事，合情合理但不合法，既不利于长城文物保护，又不能给当地产生经济效益，游客生命安全也完全没有保障，一旦发生问题不堪设想，因此急需制止。

(二)不加保护地“开发”旅游日渐严重的践踏与破坏长城，长远评价肯定弊大于利

相比北京等地的长城，大同长城的土夯结构使其相对砖石结构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风霜雨雪的侵害，也更加容易受到人为的损害，现存长城文物大多已经岌岌可危。在缺少有效的文物保护措施、旅游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大量游人无偿无序涌入，对长城的危害亦显而易见。个别乡村贪图简单饮食接待的微薄利润而一窝蜂地“开发旅游”，从眼前看，老百姓靠长城吃长城，这种事情似乎无可厚非，但是从长远来说，既不利于文物保护，也不利于永续利用，无疑是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卵。

(三)各自为战而相互雷同的旅游竞争，使长城历史文化资源不断贬值而难永续利用

大同市各个县区的长城资源，因地缘的相近，有诸多雷同之处。例如，天镇县的长城资源，主要是土夯长墙、曾经包砖的堡垒、马市、散落田

野山巅的烽火台，而临近的阳高县、新荣区、左云县的长城资源，同样也是这些内容。笔者研读过新荣区、左云县、天镇县关于长城开发利用的思路性文本，从内容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影视城”，从方式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修缮、修复”，从目的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发展旅游”。在资源如此高度雷同、地缘如此接近的现实下，如各县区关起门来各自为战，对长城历史文化资源不进行系统的规划和区域联动，后果不堪设想。只有很好地站在大同市甚至山西省的高度来整体布局、整体设计，才能在大同长城的合理利用方面开拓出广阔前景来。

(四)“修复”蜂拥而上，在制造五花八门的“假古董”的同时，严重毁损长城文物

如今，针对长城的修复可以说如火如荼，从东边的山海关，到临近的张家口，到西边的嘉峪关，无不在对长城大兴土木。山东某地为修复一段齐长城，将原本残垣悉数拆除，在原地重新砌起了崭新的模仿砖石明长城样式的“齐长城”；山西某地投资9700万元修复宋长城，受到长城学者董耀会先生的强烈质疑。当五花八门的修复不能实现保护长城文物本身的目标，可以想见，势必就是对长城文物、长城文化的严重毁损。当前，大同市长城的一些段落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修复”长城文物的想法，如左云的镇宁楼、天镇的保平堡、马市口等。大同长城文物的修复确实也需要尽快提上日程，但是《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这样的大遗址修缮有明确的规定，任何项目都必须按法律程序申报、论证、批复，如过缺乏严格论证与科学设计，稍有不慎就会事与愿违，甚至严重损毁长城。

本文系山西省十一五重点科研项目《大同长城保护与利用战略研究》(立项编号SSKLZDKT2010127)研究成果之三。

[1] 高可《山西省明长城资源田野调查总结会上的讲话》2008年09月17日，山西省文物局，山西文物网。

[2] 《京华时报》2009年6月14日报道。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大同市文物局)